



# 战时笔记：

## 1914—1917年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商务新知译丛



〔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

韩林合 编译

1914—1917年 战时笔记：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时笔记：1914～1917年 / (奥)维特根斯坦著；韩林合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ISBN 7-100-04085-X

I. 战… II. ①维… ②韩… III. 笔记—作品集—奥地利—近代 IV. I52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399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商务新知译丛  
**战时笔记：1914—1917年**  
〔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韩林合 编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085-X/K·799

---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3/8

印数 5 000 册

定价：14.00 元

我所编译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些笔记(手稿 101、102、103 号)均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整体。其中的一部分是所谓私人部分,记录了维氏参战期间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特别是其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另一部分是所谓哲学部分,记录了他参战期间的纯哲学思考。这些笔记的哲学部分早在 1961 年便已经以德英对照的形式出版了: *Notebooks 1914 — 1916*, ed. G. H. von Wright and G. E. M. Anscombe, (Oxford: Blackwell, 2<sup>nd</sup> ed. 1979)。但是,私人部分迟至 1985 年才以完整的形式在西班牙出版(德语—西班牙语—加泰罗语对照版),1991 年维也纳出版了纯德文版: *Geheime Tagebücher 1914 — 1916*, ed. W. Baum (Wien: Turia and Kant)。但是,这两部分本来属于一个整体,它们从内容上说也是互相补充的,分开来出版既不能准确地反映其原来的形式,也不利于读者深入地理解维氏的前期思想。另外,这两个版本在编辑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哲学部分的编辑问题尤其严重,在一些地方编者作了非常任意的取舍。

2000 年,由挪威 Bergen 大学维特根斯坦档案馆历经十余载编就的电子版 *Wittgenstein's Nachlass*(《维特根斯坦遗著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收录了维特根斯坦所有现存的各种形式的著作:笔记、手稿、打字稿,我们所编译的这些笔记的哲学部分和私人部分均收录其中。该版本比较好地再现了原著的面貌。当然,也存在一些小的错编之处。

在中文版中,我将哲学部分和私人部分合而为一,并将名称改为《战时笔记:1914—1917 年》,因为该笔记也包含 1917 年的三条笔记。在编译过程中,我以存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系维特根斯坦档案馆的原件复制品为基础,同时参考了上述三个版本,对三个版本中的编辑错误作了修正。

韩林合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2002 年 10 月 9 日

# 目 录

<b>第一部分</b>	<b>1</b>
<b>私人部分</b>	<b>3</b>
<b>哲学部分</b>	<b>32</b>
<b>第二部分</b>	<b>69</b>
<b>私人部分</b>	<b>71</b>
<b>哲学部分</b>	<b>112</b>
<b>第三部分</b>	<b>199</b>
<b>私人部分</b>	<b>201</b>
<b>哲学部分</b>	<b>214</b>
<b>附图 I—IX</b>	<b>254—260</b>

# 第一部

---

1914 年 8 月 9 日—1914 年 10 月 30 日

在我死后将其寄给波尔蒂·维特根斯坦。

XVII Neuwaldegger Str. 38

维也纳

寄往：伯特兰·罗素

三一学院

剑桥

英格兰

# 私人部分

1914年8月9日

前天在入伍体检中被接受下来，被分配到克拉科夫(Krakau)的第二炮兵团。昨天上午从维也纳出发。今天上午到达克拉科夫。友善的少尉将我的大笔记本交给特伦克勒(Trenkler)<sup>①</sup>保管。现在我能够工作了吗？紧张地期待着接下来的生活！维也纳军事当局不可置信地友善。每天数千人到那里咨询，工作人员总是给出友好的、详尽的解答。诸如此类的事情令人振奋不已。这令我想起英国的情形。

3 —

1914年8月10日

作为新兵穿上了军服。我的技术知识

---

① 此人为当时维特根斯坦一家在维也纳的办公室的业务总管。——译注(下同)

派上用场的希望不大。为了摆正我在这里的位置，需要非常<sup>①</sup>好的心情和哲学。今天当我醒来时，就如同是一场梦一样，我好像突然又令人不解地坐在了中学的教室里。就我的地位而言，这也不无滑稽。我是以几乎令人滑稽的微笑来做那些最为低贱的差事的。没有进行工作。这是性格的耐火试验，因为为了不丧失自己的好的心情+精力需要极大的力量。

1914年8月11日

睡得不好(有蚊子)。我打扫完屋子后，我们向一些老的[……]<sup>②</sup>前进，可是被告知在使用中。非常热。饭不可吃。以后可能会在兵营外睡觉。写信给大卫<sup>③</sup>。渴望收到他的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与我的过去的时光的联系的感觉才不至于丧失。没有工作。

1914年8月13日

前天在上尉处。[……]手颤抖+在他面前表现

---

① 维特根斯坦是用加下划线的方式表示强调的。一个下划线表示简单强调，两个表示双重强调，三个表示三重强调。在这里，我们用加着重点的方式表示简单强调，用着重点+黑体字的方式表示双重强调，用着重点+黑体字+大一号字的方式表示三重强调。

② “[……]”表示笔记本中此处缺字或有无法辨认之字。下同。

③ David H. Pinsent，前期维特根斯坦最为亲密的朋友，生于1891年5月24日，1918年5月死于一次飞行事故。

得不像个军人。他有点滑稽，我[……]对他十分有好感。结果=0。今天人们发现，我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因此，一大群一年制志愿兵都叫我同事先生+并告诫我说，我当然应该要求得到我的志愿兵的权利。这令我感到很愉快(很振奋)。昨天和今天得了重感冒，常常不舒服。有时有点儿沮丧。今天在兵营遇见了一个少尉，他邀我到他那里吃午饭。他非常友好地问我以前是做什么的，表示非常惊讶人们没有让我做一年制的志愿兵+他非常友好，这令我感觉非常舒服。

1914年8月15日

发生了<sup>①</sup>许多事情。度日如年。昨天受命到韦克泽尔河(Weichsel)<sup>②</sup>中的一条船(从敌人那里抢来的)上维护探照灯。船上的船员是一群猪！没有任何志向，令人难以置信地粗俗、愚蠢、邪恶！因此，如下说法当然不成立：一项共同的伟大的事业必然使

<sup>①</sup> 自此以前的私人笔记部分是用通常的拼写方式写的，此后的部分是用密码写的。这里所谓密码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密码，而只是按照相反的顺序使用字母表中的字母而已，即将z用作a，将a用作z，将b用作y，将y用作b，将c用作x，将x用作c等等。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维特根斯坦之所以使用如此简单的密码写作其私人笔记，并非是有意为其身后的研究者设置障碍，而仅仅是为了防止他周围的人偷看。

<sup>②</sup> 奥俄边境的一条河流。

人变得高尚。由此，即便最令人讨厌的工作也变成了劳役。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是如何将他们的工作本身变成一种令人讨厌的痛苦之事的。就我们所处的所有外在环境来说，船上的工作本来可以为我们带来美妙而幸福的时光，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大概不可能与这里的人互相理解（也许少尉除外。他似乎是一个十分好的人）。因此，谦卑地做工作，为了上帝的缘故不要丧失自我（自我）!!!! 因为当一个人将自己让与他人时，他最容易丧失自我。

1914年8月16日

— 6 在“高普拉纳”(Goplana)号船上。重复一下：这些人无以复加地愚蠢、无耻、邪恶。所有工作都成了痛苦。不过，今天我又工作了，我不会屈服。今天给亲爱的大卫写了张明信片。愿上天保佑他并保持我与他的友谊！——韦克泽尔河上的夜景本身是非常美的，我的心情不错。

aRb. aRc. bSc = aR [bSc] Def. 。

ξTη

1914年8月17日

一群流氓！只有军官们是好人，而且部分说来真的很文雅。不得不在光秃秃的地上睡觉，也没有

盖的东西。现在在俄国境内。因为工作很累，我变得完全没有感性上的要求。今天还没有工作。G. S.<sup>①</sup>。甲板上非常冷，下面又挤满了人，他们说话，喧叫，散发着臭气，等等。

1914年8月18日

夜里1点钟突然被叫醒。中尉质问我，并让我立即去探照灯处。“不要穿衣服”。我几乎光着身子跑到指挥舰楼上。冰冷的空气，而且下着雨。我确信现在我会死掉。将探照灯弄好，回来穿上衣服。是假警报。我极度不安，大声地呻吟。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惧。现在（晚上）我又克服了恐惧。我将竭尽全力保全我的生命，除非我改变了主意。

7 ←

1914年8月21日

少尉和我无所不谈。——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能与最大的无赖友好地周旋而不丧失自己的尊严。当我们听中国人说话时，我们会将他们的话看作是不清楚的漱口声。但是，懂中国话的人却会从其中识别出一种语言。同样，我常常不能在一个人之中识别出人性，等等。工作了一会，但是没有结果。

---

① 不可识别的缩写。

$\varphi(x) \quad (x). \varphi(x) \quad (\exists x). \varphi(x)$

$\varphi(p) \quad \varphi((\zeta), \psi\zeta)$ <sup>①</sup>

我的工作现在是否永远没有希望了？！鬼才知道！我是否不再能产生新的想法了？我的工作的所有概念对我来说都变得完全“生疏”了。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1914年8月22日

三天前就搁浅了。工作常常被打断，迄今毫无收获。仍然没有获得任何确定的东西。一切都化为泡影了。加把劲努力做下去!!!<sup>②</sup>

— 8 —

1914年8月25日

昨天是可怕的一天。晚上，探照灯坏了。当我要去检修它时，其他船员通过大喊大叫、怪叫的方式来干扰我。当我欲仔细地检修它时，排长将其从我的手中夺走。我无法继续写下去。这多么恐怖。我看清楚了一点：全部船员中没有一个正直的家伙。但是，我以后应该如何与他们相处？我只应单纯地忍受吗？如果我不愿这样做呢？这时我就不得不生

---

① 这两个公式依 *Nachlass* 补入。

② 第一本战时笔记的哲学部分的第一条始自于此（另起段）。哲学部分始终是以通常的拼写方式写出的。

活于不断的斗争中。哪一种选择更好一些？在第二种情况下，我肯定会被搞得精疲力竭。在第一种情况下，或许不至于如此。我现在处于一个极度困难的时期，因为事实上我现在又像在林茨(Linz)中学<sup>①</sup>时期那样被出卖和告密了。只有一件事是必要的：能够静观发生在你头上的一切事情。集中心思！愿上帝帮助我！

1914年8月26日

昨天我已经下决心不做任何抵抗，可以说对我的外部环境采取完全不在乎的态度，以便使我的内在的东西不受到干扰。

9

1914年8月29日

每天晚上我都在指挥舰楼上站岗，直到大约凌晨3点钟。我还没有很好地贯彻我的完全被动性的打算。对我来说，战友们的无耻变得更加可怕了。但是，只是不要放弃自我。每天都写出点东西，但还没有取得像样的成果，尽管许多问题已经变得清楚了。

---

① 维特根斯坦于1903至1906年在奥地利林茨的国家实用中学求学。

1914 年 9 月 2 日

每天晚上都在探照灯处，只有昨天是例外。白天睡觉。这种值勤方式令我感到很舒服，因为这样我可以远离战友们的邪恶。昨天我们这里听说正在进行一场大的战役，已经持续了 5 天。但愿这已经是决战！昨天手淫，3 周以来第一次这样。几乎完全没有感性上的要求。以前我总是想像着是在与一个朋友交谈，但是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事了。每天只工作极少时间。但是太疲乏，而且心不在焉。昨天我开始读托尔斯泰的《福音书简释》(*Erläuterungen zu den Evangelien*)。一部极为美妙的著作。但是，对我来说，它还不是我所期望的东西。<sup>①</sup>

1914 年 9 月 3 日

昨天的工作并非完全没有成果。读托尔斯泰收获甚大。<sup>②</sup>

1914 年 9 月 4 日<sup>③</sup>

还行！——振作起来！——工作了许多时间。

---

① 第一本笔记的哲学部分的第二条始于此(另起段)。

② 第一本战时笔记的哲学部分的第三条始于此(另起段)。

③ 此日以前的私人和哲学笔记均只出现在笔记本的右页，而由此日开始，私人部分只出现在笔记本的左页，哲学部分除两句话外(我们将在相应地方注明)均依旧只出现在笔记本的右页。

1914年9月5日

我已经走在通向伟大发现的路上。但是,我是否能达到目标?! 感性上的要求比以前强烈了。今天又手淫了。外面冰冷,还刮着狂风。我躺卧在铺着稻草的地上,在一个小木头箱子(价值2.50克朗)上写作和阅读。

1914年9月6日

和以前一样,被许多战友们折磨得很痛苦。我仍然没有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对付他们的行为方式。我还没有下定决心采取完全被动的方式。这或许是一种邪恶,因为相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我的确是软弱无力的。如果我进行反抗,那么我只不过是在徒劳无益地消耗我自己。

11 —

1914年9月8日

今天我们知道莱姆堡(Lemberg)被俄军占领了。现在我知道,我们完蛋了!最近4天夜里没有值勤,因为很亮。每天都工作许多,托尔斯泰的《福音书简释》已经读了许多。

1914年9月10日

要做许多事。尽管如此,还是做了非常多的工